



# 首见五代孤品“永安一五”铁母钱

河北 王建国



笔者藏“永安一五”铜钱及其放大图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混战的继续和发展。中原的五个王朝，前后相继，再加上所谓的十国政权，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分裂割据局面。

在五代十国之外，还有一个由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建立的割据政权，占据北方幽州达18年（895—913年）之久。当时北方藩镇大多被朱温与李克用吞并，唯独占据幽燕之地的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父子实力仍然强大，与朱、李二家形成鼎足之势。

当时的中原政权多变，战争频繁。刘仁恭一时依附于后梁的建立者、中原最大的军阀、背叛黄巢的朱温（后被唐朝赐名为朱全忠），一时又依附于镇压黄巢起义的沙陀部首领李克用。刘仁恭还凭借燕山之险，在今北京房山区大安山建造宫室，有恃无恐。

后来，刘守光因占父妾，被刘仁恭驱走。于是刘守光自称卢龙节度使，率军反叛回来攻打幽州，囚其父，贬其兄。乾化（朱温第二个年号）元年，刘守光在幽州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次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遣将来攻，第三年城破，刘守光出逃沧州，途中被擒，斩于太原。

至于永安钱系刘仁恭所铸？还是刘守光所铸？笔者认为乃是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反目前在幽州共同铸造。

刘氏父子所铸永安钱形制厚重，钱文字形粗拙恣肆，可谓别具一格。古钱图谱上所能见到的永安钱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共四种，分为铜钱与铁钱两类，基本上是铜少铁多，且铜钱多属铁母钱，为数至寡，稀如星凤。永安钱行用时间短暂，随着刘氏退出历史舞台而销声匿迹了。历史经历了一千多年，为永安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人已经不识它为何时代所铸造的钱币了。

刘守光因占父妾，与其父反目为仇。夺权后刘守光在幽州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铸造了“应圣元宝”背“拾”、“乾圣元宝”背“百”、“应天元宝”背“万”三种大钱。第三年刘守光即兵败被杀。铸这样的大钱，一是利令智昏，为了加紧搜刮民财；二是因为战争频繁，财政匮乏，才这样滥铸大面值货币。但是，刘守光所铸这三种大钱至为珍稀，传世绝罕，也未见出土，据说存世仅各一枚，实为孤品，无法定价，可惜都在民国初年流入日本。当时由于相关资料的

缺乏，国内对这批钱币的认识反而不甚了了，不明所以。

12世纪中期，金朝海陵王在修建皇宫时曾出土一枚“永安一千”大钱，一时传为神奇，海陵王认为此乃国运昌盛之天意，故特改宫名为“永安宫”。这是第一次发现永安钱。

清朝乾嘉年间，石匠在北京西山掘地得“永安一千”铁钱，有大小两种，房山县农民耕地时也曾得“永安一千”大铁钱。这些永安钱大都落入翁树培、张廷济、鲍康、刘燕庭、戴熙等古钱学者之手。但是对于永安钱的归属，学者们却各持己见，或认为是南唐，或认为是西夏，或认为是北凉，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安禄山叛唐后所铸。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翁树培一人提出为刘守光政权铸行的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前期，屡次集中出土永安铁钱的地点终于在北京房山县西北的大王山被发现，方若、刘体智等据史籍与地面残存建筑遗迹考证该地为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宫室遗址，从而推定永安系列钱为五代刘燕之物，得到了公众的认同。

1923年秋，钱贩崔季高等结伙带着



# 第一套人民币没有水印只有暗记

✉ 陕西 王福生

**笔**者痴迷于收藏，特别对第一套人民币情有独钟。一天，购得一本2008年第6期《收藏界》杂志。当看到87页《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一文时，对作者提出的第一套人民币中的水印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略述己见，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笔者曾通过一直在省人行工作过的年长者座谈，查阅了很多资料，认为第一套人民币没有水印，只有暗记。其理由是：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从1947年、1948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了全面进攻的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新中国即将诞生。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了统一各新老解放区的地方货币，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替代性、暂时性、过渡性的特征。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极快，入关、南下、渡江等均是长驱直入。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当时刚解放的城镇乡村，到处仍流通着国民党的货币。为了尽快恢复金融秩序，人民币必须占领市场。加之受当时技术、设备的限制，所发行的12个面额，62种不同版别的纸币全部都没有水印，只是在票面或票背的某些位置做了一些特殊的暗



记。有10个版别还没暗记。笔者收藏的这枚1000元“钱塘江桥”就没暗记，特提供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责编：丁丑）

干粮深入房山县大王山收购永安钱，获永安铜钱数枚，铁钱百余枚。后售予郑家相，郑在铁钱中挑拣了50余枚品相较好的购下，每枚只付了两至三块银元。而在1919年，郑家相在北京向王渭川求购大样“永安一千”铁钱时，仅一枚就付了四十块银元，可见同类钱币出土数量激增对价格影响之大。相对于铁钱而言，永安铜钱的珍贵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民国时期，郑家相、罗伯昭及日本人平尾赞平各自收藏有“永安一百”与“永安一千”各一枚，此外，诸葛韵笙、乔六易、张嗣伯、张季量、马定祥等仅收得“永安一百”铜钱一枚，陈仲璧、郭若愚

各有“永安一千”铜钱一枚。至于“永安一十”与“永安五百”铜钱皆为孤品，旧为戴葆庭收藏，后转归张叔驯，早日流落海外，不知所终。

笔者偶然得到一枚“永安一五”铜钱，在古钱图谱中并无此“永安一五”的记载，属于出谱品，由笔者首次发现，令笔者惊喜异常。

该币直径26.5毫米，孔径6.2毫米，厚2.2毫米，重6.9克。该币为传世熟坑，青黄铜质，自然锈色包浆，品相极为完好。钱文为隐起文，完全符合永安钱钱文字形粗拙恣肆的风格，且字体、钱廓深峻，钱体厚重，确系铁母钱无疑。但不

知是何时出土，得以流传至今。

在古钱图谱中，“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中的“永安”两字均为右左对读的，只有“永安一十”的“永安”两字是左右对读的。而笔者得到的这枚“永安一五”也是“永安”两字左右对读，与“永安一十”相一致。“永安一五”在永安钱中当为面值最小的了，在古钱图谱中，不仅没有“永安一五”铜钱，甚至连“永安一五”铁钱也没有记载。这说明，笔者得到的这枚“永安一五”铁母钱，可以称得上是孤品了。✉

（责编：丁丑）